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七回 繡閨禪室兩心通 淫婦姦僧雙願逐

詩曰：念佛人圖種福田，反為姦禿結良緣。
巧言一片憑婆儉，刺佛千尊賺玉仙。
桃浪乍翻津莫問，草廬三顧水成歡。
終須仗得彌陀力，極樂西方在目前。

話說黎賽玉隨著趙婆等，同到妙相寺東廳裏來，誇不盡禪堂精潔，鋪設整齊。這些燒香念佛的女眷，約有三五百人，普同打一問訊就坐。不移時。行童道人等，捧茶出來。女眾們喫茶已罷，道人焚香點燭，上了琉璃，諸佛供桌上都擺列果品蔬食之類。內中有幾個為首尼姑，入裏面拜請正住持鍾法主老爺上壇。敲動雲板，行者出來回覆：「奉鍾住持爺法旨，道今日盂蘭盆大會，佛祖壽誕之辰，本當上壇主行法事，普渡群迷眾生，不期疾作，心疼不止，難以上壇，令周闍黎朱班首二長老代行執事。」行者講罷就去了。又等一會，忽聞鐘聲響處，細樂齊鳴，眾和尚簇擁周闍黎朱班首二僧出來，女眾們一齊稽首。二僧上壇講經說法，女眾一齊念佛，聲振天地。誦一卷經，念一起佛，吹打一通樂器，到午時暫歇。喫了午齋，依舊誦經念佛，直到申牌時候化紙散場，就於禪堂佛堂敞廳側殿，各處擺下齋席。這些念佛的女眾，各自尋班逐隊，與熟伴兒同坐，你我互相告訴。有說媳婦不孝的、有講兒子不肖的、這個恨夫主不體貼、那個怨家道甚艱難、或談妯娌是非、或訴鄰居過失。人人嗟命薄，個個嘆無緣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趙婆和黎賽玉一夥同來女人，坐在側首佛堂裏喫齋。齋席將闌，見一行童來道：「趙媽媽，鍾老爺請你講一句話，立等就去。」趙婆即隨行童往守淨房裏去了。黎賽玉卻無熟伴，冷冷清清地坐在那裏候候回回。等了一會，不見出來。這些同席女伴們齋畢，俱紛紛的起身散去了，只落下黎賽玉一人在齋堂內。黎賽玉坐立不安，要回家去，又不見長兒來接。等得心焦，又不敢去催逼。看看天色將晚，不見一人來往，心下疑惑不定。

正徘徊嗟怨，忽見趙婆走出來，笑吟吟道：「大娘子等得心焦了，老身進內與鍾老爺講起話來，不覺又是半晌。」黎賽玉問道：「鍾住持和媽媽講甚麼要緊的話？教我等得好不耐煩。快快回去罷。」趙婆道：「大娘子且慢著，有一句話要和你商議。適纔鍾老爺不為別事，請我進去，只因日今聖上擇日做大道場，超度陣亡將士，特宣鍾住持主壇。鍾住持要做一領簇新的大紅川錦袈裟，上面要繡三百六〇尊小佛。已備一個緣簿，托我舉薦幾位女施主，每一位繡佛一尊。絨線金條，鍾住持都有，只要施主們出手替他繡一繡，將次繡完一半多了。我想大娘子手段甚高，針指出色，方纔在住持面前講出大名，鍾住持這原有一面之識，甚是歡喜。老身斗膽，已書大娘子姓氏在緣簿上了，只不曾押得花字。不知尊意如何？」黎賽玉道：「日前受了鍾住持厚禮，常常在心，未曾酬答。今既要繡佛，甚是易事，有何不可。」趙婆道：「既蒙大娘子慨許，還要親手押個花字纔准。」黎賽玉道：「既是媽媽代我上了姓氏，何必押字？」趙婆道：「這鍾老爺是個篤實的長老，若沒有花押，猶恐不穩。緣簿上施主們，人人都是有花押的。」黎賽玉道：「花押不難，教人將出簿子來，我押就是。」趙婆道：「房裏現成筆硯不去寫，卻要搬來移去的？我伴你略進去押了花字，即出後門回家，路又近便，卻不是好？」黎賽玉應允。

趙婆引路，一同進去。轉彎抹角，都是重門小壁，足過了六七進房子，方引入一間小房裏。黎賽玉仔細看時，四圍盡是鴛鴦板壁，退光黑漆的門扇，門口放一架鐵力木嵌太湖石的屏風，正面掛一幅名人山水，側邊掛著四軸行書草字。屏風裏一張金漆桌子，堆著經卷書籍，文房四寶，圖書冊頁，多般玩器。左邊傍壁，擺著一帶藤穿嵌大理石背的一字交椅。右邊鋪著一張水磨紫檀萬字涼床，鋪陳齊整，掛一頂月白色輕羅帳幔，金帳鉤桃紅帳須。側首掛著一張七絃古琴，琴邊又斜懸著幾枝簫管，一口寶劍。上面放著一張雕花描金供桌，侍奉一尊鎏金的達摩祖師。面前一對古銅燭臺，點著光亮亮兩枝蠟燭。中間一個蹲獅香爐，口裏噴出香馥馥龍涎鳳腦來。兩傍放著一雙紫玉淨瓶，插著時鮮花草。這閣裏甚是清楚潔淨。黎賽玉看了，暗暗稱羨道：「好去處，好受用。」當下問道：「媽媽，緣簿在何處？將來押字。」趙婆道：「緣簿疊在經卷裏。怎地鍾住持老爺還不出來？我去請他相見了，好押花字。」即轉身走出門外，隨即將門關上，口裏道：「省得閑雜人來攪擾。」

黎賽玉坐在椅上，等了半晌，不見趙婆與鍾住持出來，心裏驚惶。起身推門，門已鎖上，卻推不開。四面看時，又沒門路。叫了幾聲趙媽媽，並沒人答應。正躊躇無計，只聽得呀的一聲，壁門開處，一個和尚捱身入來，依舊雙手將板壁上了，走向前對黎賽玉深深稽首。黎賽玉看時。卻正是鍾住持，即忙答禮，問道：「趙媽媽卻在何處，怎地不見他？」鍾守淨笑道：「趙乾娘有事，自回去了。」黎賽玉道：「住持爺，將那繡佛緣簿來，待我押了花字好回去。」鍾守淨陪著笑臉兒道：「不要押甚麼花字，只要成全了好事，纔放去哩。」黎賽玉道：「既不要寫緣簿，黃昏黑夜，留我女人在此何幹？」鍾守淨向前一把攙住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我的親親娘，沒奈何，救小僧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黎賽玉兩手推開，紅著臉道：「阿呀，出家人不羞，好做這沒天理落地獄的事，成甚模樣。我若喊叫起來，你卻怎的見人。」鍾守淨跪在地上笑道：「小僧這閣裏，四面都是高牆，莫講喊叫，便是敲鑼播鼓，兀自沒人聽得。只求親娘方便小僧。」黎賽玉怒道：「賊禿真有心機！老狗做成圈套，騙我來此，強求淫欲。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，妾身寧死不辱！」

鍾守淨道：「親娘息怒，容小僧訴稟衷腸。自從正月三日東廳講經之際，偶然見了親娘玉貌，愛慕不禁。親娘臨去之時，又承青盼，小僧愈覺難熬。至五元宵夜，重蒙厚愛，從此小僧廢寢忘餐，得了相思病症。講不盡黃昏寂寞，白晝淒涼，喫藥無功，求神少應，小僧自分多死。今日幸得親娘降臨，可憐見小僧伶仃病體，費盡了萬千神思，方得見親娘一面。若賜片時歡會，救小僧一命，這是莫大的功德。」黎賽玉道：「這個卻使不得。我丈夫亦是有名器的，你不要倚勢強姦，逼人性命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娘子還是真不肯，假不肯？」黎賽玉搖頭道：「實是不肯，不要胡纏！」

鍾守淨立起身來道：「罷罷罷！小僧無福，娘子不肯垂憐，這病越添得重了，終須是死，不如死在娘子跟前罷了。」即伸手在襪統裏摸出一把明晃晃尖刀來，向頸上欲待自刎。黎賽玉看見慌了，即雙手抱住道：「痴冤家，怎地要女色到不要了性命？」奪了刀，往地下一擲。鍾守淨乘勢轉身，將黎賽玉緊緊攙住道：「親娘既不容小僧自刎，乞哀憐救濟則個。」常言道：婦人水性。黎賽玉被鍾守淨纏了這一會，又見他少年聰俊，是個富貴有勢力的和尚，不覺欲心也動，按捺不住，當下雙手亦抱住鍾守淨，同到床上。正欲脫衣解帶，共枕歡娛，黎賽玉猛然腹中絞痛起來，一霎時唇青面紫，手足皆冷。鍾守淨驚惶無措，抱住道：「我的奶奶，這是甚麼緣故？唬死我也。佛爺保佑，人命關天，怎了，怎了！」黎賽玉忍著痛，搖手道：「不妨，這是我的舊病，速將姜湯我喫。」守淨方纔心定。忙推開壁門，奔入廚房。取了姜湯，復進閣中來。黎賽玉呷了數口，轉覺腹中作響，一股氣從隔上捲至臍下，疼痛不止。鍾守淨攙扶摹撫，不住的茶湯調理，直至四更將盡，方纔疼定。黎賽玉和衣靠在几上，弄得鍾守淨神疲力倦，連珠箭的打呵欠，也倚著桌兒睡去了。

頃刻間晨鐘聲響，遍處雞鳴。鍾守淨醒來，攙定黎賽玉道：「我的娘，這會兒玉體好些麼？」黎賽玉道：「好了。」鍾守淨歡喜，雙手捧走黎賽玉臉兒，在燈下細細看覷，依舊如花似玉，非復病時模樣。攙過來親了數箇嘴，一手摸入懷中弄乳，一手替解衣帶，復求雲雨。黎賽玉推辭道：「今日斷然不可。」守淨笑道：「晚上已蒙娘子慨允，脫衣就寢，因病發阻了高興。今已無恙，正好與小僧一樂，為何又言不可？」黎賽玉道：「我自幼愛喫冷物，積成一病。每月行經之期，必先腹中絞痛，然後經通。凡經次不忌房事，要成血淋。況住持早晚佛前行動，若穢污了身體，罪過不輕，連我也難逃罪孽。」守淨笑道：「我們佛祖是大慈大悲的，那裏管這等閑事。」此時鍾和尚欲火難禁，興發如狂。正是火燒眉毛，且顧眼下，一手將黎賽玉攙住，一手插入褲裏。黎賽玉慌忙推時，也被他摸著那話兒。守淨忽失聲道：「我的親親，為何這等著慌，尿皆溺出來了？」黎賽玉笑道：「獸和尚，你且將手看一看，可是溺

麼？」守淨伸出看時，滿掌鮮血淋漓，心下大駭道：「這是何故，終不然原有血淋病症的？」賽玉道：「適纔我與住持講過，女人家經水，每月通流一次，人人如此。你這隻手只索罷了，有一個月點不得香燭，近不得佛像經典理。」守淨一面取湯洗手，一面將元宵夜間之夢講了一遍，笑道：「我向來恨這個紅臉頭陀阻住了巫山雲雨，大娘子今夜經通，敗了一場高興，只是我和尚福薄，不得消受。」賽玉道：「佳期有日，不必愁煩。」

二人談講之間，不覺天色已曙。賽玉猛然省道：「昨早我出來赴會，近晚長兒必來接我，不見空回，我丈夫怎不生疑？倘問我時，教我如何回答？」鍾守淨笑道：「娘子放心。小僧和趙乾娘計較定妥，方好放膽做事。昨日傍晚，長兒果來接你，被我騙進後邊房裏，將酒灌醉，扛在床上，將房門鎖了，只怕這早晚還未醒哩。你丈夫處晚上我使趙乾娘先去講了，說大娘子和幾位女眾們在寺裏看鍾住持上壇放焰口，老身和長兒在那裏陪伴，直到明早方回。你自去睡。不消等候。這事已預先調停定了，娘子何必憂慮。」黎賽玉聽罷，方纔放心。取鏡梳洗畢，二人對膝而坐，細談衷曲。守淨道：「荷蒙娘子錯愛，小僧感恩無地。今日別去，又不知佳期在于何日？」講罷潸然淚下。賽玉道：「男子漢好沒見識。既有長情，但問趙媽媽求計便是。俟個機會，即可相見，何必如此苦切。」鍾守淨流淚不止，賽玉再三溫存，安慰了一會。

忽聽得人叫開門，賽玉已知是趙婆聲音，令守淨開門。趙婆走入來，哈哈的笑道：「大娘子，住持爺，你兩個雙賀喜也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多謝乾娘作成。」黎賽玉不覺面皮通紅，低著頭翻書不應。趙婆道：「大娘子許大年紀，還羞羞哩，這個何妨？齋僧布施，倒有大功德的。」鍾守淨道：「乾娘休要取笑。可喫些早飯麼？」趙婆道：「早飯不用了，大娘子可作急回家，免被傍人瞧破。」鍾守淨令行童拿鑰匙到後邊小房裏，叫那長兒來講話。行童開了門叫長兒時，兀自齁齁酣睡不醒。行童將手搖了幾搖，長兒方纔醒來。一頭伸著腰，口裏還道：「好酒，好酒。」行童笑道：「好酒再喫一杯。」長兒起來，睜眼看時，喫了一驚：「我怎的喫醉了，卻在這裏宿了一夜？娘知道決要打哩。」默瞪瞪立著。行童道：「不要慌，且隨我來，鍾老爺喚你講話。」

長兒跟著行童到小間裏來，只見趙婆同娘鍾和尚三箇坐在那裏。長兒失驚問道：「娘怎地昨夜不回家去？」黎賽玉罵道：「蠢才，你怎的貪這口黃湯，喫得濫醉？虧了住持爺著人扶你進房裏睡了。這等長夜，尚兀自不醒，若不著人叫你時，明日也睡得去哩。昨日夜間鍾住持做焰口道場，累趙媽媽在此陪伴一夜，不然教我獨自黑魃魃怎地回去？」長兒立在側邊，不敢做聲。趙婆笑道：「大娘子罵他怎的，我和你左右是念佛看道場要子，便等他睡睡何妨。只索打點回去，不消絮聒了。」講罷，斜著眼看著長兒，把眼一睜，即起身走出閣子外。長兒會意，即隨出門外來。趙婆衣袖裏摸出個紙包兒遞與長兒，輕輕的道：「鍾住持請你老實至誠，日後有抬舉你處。因見你衣裳襤褸，與這三錢銀子做件襖子穿。回家去大官人問時，只隨著娘的口講便了。」長兒接了銀包，口中不講，心下思量道：「這鍾住持為甚的昨日灌我醉了，今日又有銀子與我？必有緣故。該不與娘有甚麼不伶俐的勾當麼？且收他銀子，再做道理。」答應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二人復身到閣子來。桌上又擺下點心茶果，因恐賽玉臉紅，不敢用酒，鍾守淨陪著趙婆黎賽玉同坐喫茶，長兒也喫些點心。黎賽玉即起身辭謝鍾守淨告回，守淨欲留不敢留，欲別不忍別，一步步掩淚送出閣子門外。黎賽玉亦有留戀之情，因礙長兒在前，勉強忍淚道：「請住持爺自便，不勞送了。」鍾守淨怕人看破，只得包著兩眼珠淚回步，怏怏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情投愛篤兩留連，頃刻分離意黯然。

鬱結相思多少恨，低頭含淚悶無言。

黎賽玉同趙婆長兒逕出後門，悄悄穿小巷而回，卻值沈全坐在門首，看見渾家回來，進得門即問道：「昨日念佛，怎的晚上不回，直念到今日這時候纔來？少年女眷被人談論，成何體面？」黎賽玉笑道：「昨晚道場圓滿，正要回來，女眾們都勸我道：『千難萬難出來一次，夜間鍾法主放焰口超度眾生，極有功德，怎的不看看去？』因此在寺裏念了這一夜佛。卻有甚事談論？」趙婆接口道：「談論他娘的鳥！寺裏多少妙年女伴，在那裏做會看道場，偏你有人談論？終不成我老身也在那裏打和尚？大娘子不要理他。我曉得你熬了這一夜，精神困倦，且去睡睡兒，不要淘氣。」沈全聽罷，呵呵大笑，自走出街上閑耍去了。黎賽玉送趙婆到門首，自去房裏尋睡。

這趙婆別了賽玉，復轉身取路，又到妙相寺鍾守淨禪房裏來，只見鍾守淨坐在禪椅上打瞌睡。但見：

四體渾無力，昏昏常似夢中；面上失了神，處處可為臥榻。腰酸腿軟，低著頭微露眼睛；骨痛筋麻，開半口斜流津唾。鼾聲不作，原來睡思正濃；兩手低垂，無奈精神疲倦。

趙婆走近前，悄悄道：「住持爺，好睡也。」鍾守淨驚醒，開眼看時，卻是趙婆，忙起身聲喏道：「多謝乾娘費心，無息可報。」趙婆笑道：「老身此計，果然百發百中。住持爺怎地謝我？」鍾守淨道：「感承乾娘妙計，小僧自當重謝。但夜來好事將成，誰料又成畫餅，空費了乾娘一片心機。」趙婆道：「怎地講來？沈娘子在你房中一夜，不知受了多少摩弄。和尚們手段，老身平素知道的。咦，住持爺，你好受用，卻又來講鬼話了。」守淨道：「乾娘跟前，小僧焉敢調謊。昨晚乾娘去後，小僧逕入閣中，那些溫存風臉不必講得，直至烏江自刎，方得玉人回心，將我抱住。那一時，小僧的魂靈不知飛在何處去了。」趙婆笑道：「妙呵，後來怎地作樂？」守淨嘆口氣道：「不要講起，有何樂處！剛剛上床，誰期平地風波，那人突然肚中作痛，面青唇紫，十分危迫。小僧服事，慌了一夜，不得著枕，直至天明方纔平復。意欲求歡，那人講行甚麼經，決意不允。小僧無奈，只得罷了。你道晦鳥氣麼？隨後乾娘已到。小僧這會子覺賤體不快，莫非舊病又發作了。」趙婆搖頭道：「不信，不信。貓兒見腥，無有不吞。我為住持爺用盡了機神，千難萬難勾搭得他到這裏，怎麼就輕輕地放過了？老身只要你事成，不是那蒼蠅見血的饞眼。謝與不謝，出乎住持一點本心，為何將這隔靴撓癢的話來班門弄斧？」鍾守淨氣得滿面通紅道：「乾娘講這話，教我有屈伸。委實和那人不曾沾身，如一字虛謊，小僧落拔舌地獄，萬劫不得超生。」趙婆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何必立這樣誓。只是住持爺忒也軟弱，你兩手又不是瘋癱的，他的又不是鐵皮包著的，為何不曾用手？我想那沈娘子是一個人尖兒，他到此地步，無可解救，故假妝病發脫身而去。咳咳，正是鰲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可惜這個好機會錯過了，下次怎生能夠？」

守淨聽了，懊恨無及，跳起身嘆道：「罷罷罷，留此性命何用！」對柱上一頭撞去。趙婆兩手扯住，勸道：「住持爺怎地這等性急？啊呀，頭皮也撞破了，甚麼要緊！」守淨道：「玉人已去，後會難期，恁的福薄，不如死休。」趙婆道：「一宿姻緣，皆是前生注定，不可性急。慢就是快。適纔老身自是取笑，怎麼住持爺就認起真來？俗言道：由你奸似鬼，喫了老娘洗腳水。隨你賣殺乖，也出不得我老娘手裏。住持不必心焦。」鍾守淨回噴作喜道：「若得乾娘如此，小僧感恩不盡。但那人乖覺，不肯復上鉤來了，如之奈何？」趙婆道：「不難，雲裏千條路，雲外路無數。除了死法。另有活法。憑著我老身一張口，管教他復上釣魚鉤。只是一件，住持爺惜不得破費，方能好事回成。」守淨道：「錢財小僧盡有，恁憑乾娘調度。」趙婆道：「可有甚麼首飾麼？」守淨道：「有，有。目今打得一枚金簪，做就數件襖子，要送與老母的。乾娘要用，任從拿去。」趙婆道：「我若自用，就是起發你了，我如何要？這簪子自有用處。」守淨歡喜無限，忙取簪子，送與趙婆道：「感乾娘厚恩，決不忘報。」趙婆指著金簪道：「這一件東西，又是一個冰人了。住持爺寬心安睡，耳聽好消息。」講罷，作別而去。

再說黎賽玉直睡至午後方起，做著針指，心裏暗想：「這鍾和尚溫柔靦腆，十分情愛，便與他往來，諒不負心。」自此以後，眠思夢想，只是念著鍾和尚。隔了數日，忽見趙婆來到，賽玉迎進軒子裏坐下，叫長兒廚下燒茶。趙婆道：「大官兒何處去了？」賽玉道：「不過在外廂閑耍。」趙婆附耳道：「鍾住持念大娘子情意，甚是感激，洩老身特來作謝。」賽玉笑道：「謝媽媽作成，幾乎露出醜來。羞答答講他怎的。」趙婆也笑道：「和尚房裏睡了一夜，醜也醜不去了。委實那夜怎地行事，可與我講。」賽玉道：「小鍾必定對媽媽講來，何必問我。」趙婆道：「不要提起。那膿包一味的長吁短嘆，怨恨啼哭，我那裏有氣力問他，特來問你。」賽玉道：「那晚媽媽進去久了，我正等得不耐煩，忽見壁門裏小鍾鑽將出來，將我摟住，被我變起臉來，一頓搶白，抵死不從。媽媽，你道天下有這樣不要性命的獸和尚，襪桶中抽出一把利刀，就欲自刎，驚得我魂不附體，將刀奪了。他反把我抱住，苦

死胡纏。此時無計可施，幸得救星又到。」趙婆道：「敢是有人衝破了？」賽玉道：「不是人來，卻是我的病來，一時間經水大至，幸得全璧而返。」趙婆笑道：「真人面前講假話。如今鍾和尚還俗了，習成一樣手藝，做了染博士。」賽玉道：「為何做了染博士？」趙婆道：「他不作染匠，何故把手都是紅的？」引得賽玉嘻嘻大笑。

趙婆袖中取出簪兒送與賽玉道：「這根簪子樣範好麼？大娘子是識貨的，可值幾換？」賽玉看了道：「真是赤金，樣式更好，多分也要□倍之價。」趙婆道：「好眼睛，估得不差。大娘子用得著，買了罷。」賽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那有家計買這般首飾，除非將我身子去賣。」趙婆大笑起來道：「我自說要。這是你心上人浼我送來的，可收了戴在髻子上，也顯他一團美情。」賽玉推辭不受。趙婆道：「金扇梳子也都收了，何必假惺惺？大娘子以後倒不須恁的做作。」賽玉收了，笑道：「鍾住持有甚麼話講？」趙婆道：「要知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大娘子是個聰明的人，何必細講？」賽玉道：「媽媽跟前，焉敢賣乖。他既有我情，我豈無他意？目今□九日是我外祖壽誕，我打發蛇瘟去賀壽，喜得路遠，次日方回，那夜可教小鍾來我家相會。」趙婆道：「娘子若肯如此，一生受用不盡，切莫失約誤事。」賽玉道：「一言既出，豈有變更。」留住趙婆喫飯，相別而去。

趙婆入寺，將此話覆知鍾守淨。守淨聽了抓耳撓頭，喜得發瘋，晝夜懸懸盼望佳期。央趙婆探聽消息，果然沈全被妻子攛掇，□九日早上整備盒禮，出城賀壽去了。趙婆預先兩下照會定了。當晚鍾守淨對行童來真講知此事，分付：「如此伺候。不可泄漏風聲。日後有抬舉你處。」來真應諾。至更盡，守淨頭戴一頂紗巾，身穿一領石青綺羅道袍，悄悄出了後門，逕到沈全家裏來。輕輕將門彈了三下，賽玉親自開門迎進，兩個敘禮攜手，同入軒子內坐定。賽玉謝道：「蒙惠厚禮，何以克當。」守淨道：「些須薄禮，聊表寸心。自從娘子相別，自分後會無期，何幸今宵燈下重逢，恍惚還是夢。」賽玉道：「感住持不嫌醜陋，過蒙錯愛，但恐恩情一時容易，久處為難。向後不忘今日，妾身死而無怨。」守淨雙膝跪下，對燈立誓道：「燃燈佛祖，護法韋馱爺爺作證，弟子守淨若負了沈娘深恩，異日必死于刀劍水火之下。」賽玉扶起道：「奴自戲言，兄何立此大誓。」只見長兒走出來，對娘輕輕講了幾句，賽玉就請守淨登樓，二人對席促膝而坐。賽玉露纖纖玉指，舉起杯兒來，將衫袖拂拭潔淨，滿斟佳醞，敬與守淨。守淨接了，放在桌上，另取杯篩酒回敬賽玉。賽玉接酒，一飲而盡。守淨停杯不飲，賽玉道：「哥哥為何不飲？」守淨道：「小弟自幼出家，葷酒未嘗破戒。」賽玉笑道：「葷且莫破，這淡酒便酌一杯何妨？」守淨堅辭不飲，賽玉令長兒烹茶相款。二人細談往事，歡笑不勝。賽玉自斟自酌，喫了□數杯，漸漸臉暈桃花，分外風情可愛。有詩為證：

從來傾國最撩人，故把妖顏攝魄魂。

醉後海棠輕帶雨，無由採得一枝春。

黎賽玉酒已微醺，欲心萌動，顯出那妖嬈態度。星眼含嬌，酥胸半露，起身剔燈，就將身坐在守淨膝上。右手攬定守淨頸子，右手舉壺斟酒，自先呷了半杯，將剩酒奉與守淨道：「哥哥請此半杯，以表奴家敬意。」此時鍾守淨神魂飄蕩，張主不定，再欲推托，不覺唇已接杯，被賽玉順手一傾，嚙的傾下咽喉去了。賽玉又斟一杯相勸，守淨道：「喫下酒去，心裏如火燒一般，這一杯不敢飲了，多謝美情。」賽玉將酒自飲了半杯，與守淨親嘴，吐在守淨口中。守淨接了酒，聞得脂香，不得不咽下去，一連被賽玉口哺口的度了數杯。兩個摟抱頑耍了一會，守淨道：「小弟一時頭暈，乞賢妹見憐，可睡了罷。」賽玉道：「你且請先睡，待我洗澡即來奉陪。」此時天色炎熱，守淨卸了衣巾，赤身臥于床上。賽玉叫長兒提浴盆上樓，傾了湯，發付長兒廚房收拾去了。賽玉浴罷，掀開帳幔，和守淨並頭而睡。乘著酒興，正欲倒鳳顛鸞，不期鍾和尚初開酒戒，勉強喫了幾杯，酩酊大醉，只見他沉沉睡去，推搖不醒。賽玉無奈，唧唧噥噥罵了幾句：「沒福分的賊禿，不知趣的和尚。」也漸覺酒意融融，身子困倦，將欲朦朧睡去。

此時正是三更，忽聽得街上喊叫有火，失驚跳起來，開眼一看，滿室通紅，原來是隔鄰王凹鼻家失火。這凹鼻性極好酒，醉後回來，渾家已先睡了，凹鼻失忘滅燈，和衣睡倒樓下，燈花落草裏，一時火起。街坊上鼎沸起來，賽玉急急推搖叫鍾住持：「間壁有火。快快起來。」守淨含糊應了，又復睡著。賽玉□分著急，顧不得私情恩愛，將守淨左臂上著實咬下一口，守淨負疼驚醒。只見火光透壁，守淨驚酥床上，不能動身，口裏還叫行童道人快來救火。賽玉忙扯道：「活冤家，這不是寺裏，快走，快走！」鍾守淨方纔醒悟，躍起身，披衣逃命，亂慌慌的滾下樓去，開了大門，一溜煙走了。有詩為證：

可怪鄰家不徙薪，致令焚惑肆威神。

假饒避得茶毗禍，滅卻燃燈拜世尊。

話說這王凹鼻家失火，幸巡更軍士地方人等，打進門去，救滅了火，將王凹鼻一索子鎖了，送入本縣去了不題。

且說鍾和尚被火驚得心膽皆顫，光著頭跑出沈全門外，將道袍袖子遮了光頭，飛也似奔回寺來，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。急忙忙推開後門，奔將入去，不提防黑影裏一個人劈頭撞將出來，見了鍾和尚遮著頭臉不認得，大聲喊叫：「有賊！有賊！」將鍾守淨劈胸揪住。鍾守淨是個驚慌奔路的人，喘吁吁氣做一團，一時不能言語，兩個扭做一塊，滾倒地上。

當夜林澹然和合寺僧人因牆後有火，都起來看視，忽又聽得喊叫有賊，點了火把，一同搶出後園來，卻是矮道人將鍾守淨捺倒在地，眾皆失驚。原來這道人姓古名瀆，因他生得矮小，眾人都叫他做「秤砣」。為人本分勤謹，只是性子倔強。當時因著火，趕出後園，見了守淨，錯認是賊，扭結不放。林長老喝開秤砣，將鍾守淨攙起。一個和尚揪了古瀆耳朵，同進方丈，細問其故。鍾守淨扯謊道：「適纔為牆外有火，親自開門去看，不知甚麼物件，吹入眼內，眯了眼，疼痛難禁，故將袍袖掩面。誰想這狗才撞出來，不分皂白，將我結扭做賊。仔細思量，實為可惱。」眾僧嚷道：「這矮殺才無狀，吊起來打他三五□杖，細問他住持爺可是賊麼！」林澹然笑道：「不然，黑夜之中那裏認得。此為失誤，非是犯上，饒他打，但罰汲水一月罷了。」守淨自知心病，乘機道：「林老爺講方便，恕了他罷。」秤砣咕噥道：「古怪，鍾老爺未嘗破戒，為何口裏噴出酒氣來？實是蹊蹺。」眾僧聽得，慌忙喝出門外，簇擁守淨回房，各自歇息。

鍾守淨嘆息了半夜，次早令來真接趙蜜嘴來，備細告訴一番。趙婆寬慰道：「好事多磨，自古如此。住持爺請寬心，這一節事在我身上，包你完就。」守淨道：「沒奈何，再煩乾娘撮合，重續姻緣，早圖密約，誓當銜結。」趙婆道：「且住。我想昨夜光景，寺僧豈不生疑？再倉猝行事，反為不美。今有一計在此，住持依我，決然圓就。」守淨道：「乾娘分付，無有不從。」趙婆道：「五月□三是我先夫七旬生忌，老身措辦香燭之資，煩住持爺做些功德超度他，就裏延接親鄰女眾們拜懺，沈娘子也邀他來，那時任憑住持爺做作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」守淨大悅，笑道：「那日道場之費，都是小僧包辦，不要乾娘破一文錢。只要期得他定，打點行事便了。」趙婆道：「如此多謝住持爺破費了，老身臨期再來相會。」講罷，相別自回。

再說黎賽玉那夜被人驚走了鍾守淨，心下不樂，見桌上放著紗巾，拿起來扯得粉碎，就在燈上燒毀了。自此鬱鬱不樂，舊病復發，一連數日不起。直至端陽，方離臥榻，起來梳洗，整備酒餚角黍，請趙蜜嘴同過佳節，排遣悶懷。趙婆進得門來，即對賽玉丟了眼色，賽玉會意。夫妻二人一同坐下，舉杯勸酒。趙婆停杯道：「老身每來擾鬧，未曾有一毫答禮，欲屈大娘子舍下一敘，奈蝸居陋室，不敢仰攀。今月□三日是亡夫七旬忌日，委曲措置得數兩銀子，送與鍾住持包做道場，請□數箇女道門拜懺，欲屈大娘子素齋，望乞同去甚好。」賽玉道：「媽媽見招，本該相陪同往，但少年婦女穿庵入寺，甚為不便，故此不敢奉陪。」趙婆笑道：「這般說時，我那乾□四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，講的話倒也中聽。」沈全道：「令郎講甚話來？」趙婆道：「我昨晚和他商議，接大娘子寺中一住，他阻我不要來接，我問他為何，他道：『如今的人，只有錦上添花，誰肯冷灶中發火？我們窮得這副嘴臉，那個與你往來？勸君休結高頭壁，我若無錢也不親。』今大娘子不肯光顧，果應其言。」賽玉道：「媽媽休如此講，是我我的話了，怎當得起？」沈全笑道：「承媽媽相招，你便去走一遭，只是傍晚即回，不可耽擱。」趙婆大喜道：「還是大官人有趣，大娘子切莫推托。」賽玉見丈夫肯了，連忙應允。至晚，趙婆作別而去，兩下暗通關節定了。

至□三日，沈全備辦兩個蔬食盒子，令長兒挑了，打發渾家同趙婆等進妙相寺來。鍾守淨已在禪堂內鋪設齊整，令本房心腹僧六眾誦經拜懺。趙婆等同聲和佛拜懺，照常齋供，不必細講。申牌時分，道場將散，黎賽玉忽然叫聲頭痛，漸漸坐立不住，起身作

別先回。趙婆假意款留，煩惱道：「這怎麼好，難得大娘子隨喜，偏遇尊體有恙，齋也不曾用得，先去了，另日作東補禮。」賽玉道：「長兒又不在此，煩媽媽送我回去。」趙婆道：「我陪你從後門去，也省得走幾步。」賽玉和眾尼作別，扶著趙婆肩膊，一步步捱出禪堂，穿過側門，從小路周折行至閣前，鍾守淨笑臉相迎，攜手同入。趙婆言道：「這回穩取得荊州，莫忘我黃忠老將。少刻就來餽房賀喜。」講罷，轉身出外去了。二人笑吟吟將門兒掩上，同入羅幃，兩酬心願。但見：

翡翠衾中，劈破一枝菡萏。鴛鴦枕上，平分半個胡蘆。目蓮救母上西天，柳翠尋僧來闍苑。那個似鬼母，懷中常抱耍孩兒。這個似荷擔，肩畔不離娘左側。這個纔親女色，濺著些，嬌嬌滴滴海棠花，滿身麻木。那個甫學偷情，摸著了，溜溜光光芋芋梗，自覺心驚。這和尚不顧性命，剛做得孝當竭力，便欲忠則盡命。那婆娘捨著身軀，見了這吾才既竭，就覺欲罷不能。這一個雲濃雨密，不記得佛戒僧箴。那一個鳳倒鸞顛，怎顧得女貞婦德。這一個嬌香抱滿，那一個神思昏迷。這個道個冰肌玉骨，滿身香春生肺腑。那個道你手舞足蹈，渾身顛風入四肢。這個道你上口櫻桃，下口包含紅芍藥。那個道你大頭清淨，小頭常放白毫光。這個道妖妖燒燒，可喜娘的臉風彈得破。那個道綿綿纏纏，俏冤家的頭霜打不開。這個道房中忽現活觀音，那個道今日遭逢真藏。這個道你橫口窄窄，豎口因甚稍寬。那個道你上髮光光，下髮緣何不剃。這個道你入在我圈套，我入在你圈套，也交得知。那個道我陷在你坑內，你陷在我圈內，還宜仔細。這個說一番興高情動，那管擺折菩提，那個笑一回意亂心迷，不惜滴枯甘露。這個道千朝每日蛇蠃不似你纏長，那個道百味珍饈怎比娘行滋味美。

又有西江月為證：

守淨色中餓鬼，黎娘歡喜冤家。兩人不必自嗟呀，從此彩鸞同跨。

一任翻雲覆雨，何妨戀酒貪花。胭脂韶粉染袈裟，敗壞門風不怕。

當時鍾守淨黎賽玉兩人交合之際，說不盡綢繆態度，正謂乾柴逢烈火，久旱遇甘霖。這鍾守淨是未經女色的長老，那黎賽玉是好風流的婦人，直至力倦神疲，方得雲收雨散。二人整衣而起，守淨道：「承親娘盛情，得諧枕席之歡，若得朝暮相親，小僧雖死無恨。」賽玉道：「朝朝暮暮，妾之深願。但寺中僧眾繁雜，鄰舍耳目切近，倘頻相往來，難保不露風聲，或惹禍端，悔恨無及。此事還求趙媽媽另作良策，方保久長歡樂。」守淨道：「親娘良言，字字金玉。」說話未畢，趙婆已到，推開門催促道：「天色將暮，大娘子作急行動，我送你回家，然後來化紙送聖。」賽玉別了守淨，同趙婆窺出小弄，悄悄地出後門回去了。趙婆復入寺中，候道場完畢，陪女眾晚齋散訖。

數日後，趙婆闖入鍾守淨禪房，守淨款留趙婆，提起日前許謝之言。守淨道：「感承乾娘妙計，小僧得遂此願，已銘心刻骨，不敢有忘。只是還有一件，片時之樂，終不暢意。乾娘沒奈何，怎的再設一個計策兒，使我兩人得長久歡樂，那時並酬重禮。」趙婆笑道：「也罷，你講將甚物謝我？講得開，我自又有妙計。」鍾守淨即開箱取出一錠雪花白銀，約有□餘兩，雙手遞與趙婆道：「些少薄禮，先送與乾娘買果子喫，待計就之時，再容後補。」趙婆見了這一錠銀子，心花也是開的，滿臉堆落笑來，假推辭道：「老身自是取笑，怎收得住持銀兩？」鍾守淨道：「乾娘不要推卻了，只管收下。但有妙計，便見美情。」趙婆道：「住持爺如此講時，只得收了。就是這一段事情，不必住持講得，老身一向也思量在心裏，圖個久長之計，方見手段。算起來卻也不難，只有一樁兒礙手，故此尚費躊躇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卻是甚事礙手？小僧力量可辦，亦是容易。」趙婆拍著手道：「容易，容易，略差些兒遮蔽。若得這路通時，可保百年歡會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海底捉金龍。

畢竟趙婆說出甚麼礙手的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